

“其一，很多作家一推就是多本图画书，这是我们创作出版的常态，但绝不是国外优秀创作者的创作基本状态；其二，并非有了文学名家的介入，图画书创作的质量就能得到保证，在图画书的创作中，图画的分量更重；其三就是，现下一些推荐的机制，评奖的机制，一些推出的图画书并非典范的优秀作品，业界的眼光和尺度标准有问题。”

从本报了解到的 2016 年少儿图书选题来看，原创图画书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任何出版门类的大发展，均是以原创成熟为标志的。经历了十余年来的“图画书热”，通过大量译介和引进国外图画书，以完成对图画书的“爱”与“知”后，原创图画书如何在书籍形态、文本构成、艺术表现和编辑水准上度过启蒙期，向世界水准迈进，正是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由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2008 年创办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见证并推动了华文原创图画书由起步到逐步绽放光彩。当然，那些在题材、主题、类型及艺术风格的开拓、创造等方面均有上乘表现，文与图各自拓展艺术表现能力，其合作又造成一种富于艺术性和思想内涵的文学结果的一流水准图画书，尚是少数。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分别于 2009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举行了四届评奖与颁奖活动，更藉论坛、讲座、展览、亲子阅读等活动，表彰、鼓励及推动优质华文儿童图画书的创作与出版。我们可以历数那些留在我们印象深处的丰子恺获奖图画书：《团圆》《躲猫猫大王》《一园青菜成了精》《荷花镇的早市》《西西》《青蛙与男孩》《看不见》《耗子大爷在家吗》《牙齿、牙齿、扔屋顶》《棉婆婆睡不着》《拐杖狗》，呈现出了原创图画书这些年来的艺术水准、创造力及人文内涵。

同时，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一直通过举办华文图画书论坛，来触及原创图画书发展中的问题。第一届论坛的主题关于童年观；第二届关于图画书中的图画叙事艺术；第三届关于图画书的创意，名为“图画书的奇思妙想”；第四届为图画书的精雕细琢、细部处理；本屆的主题是“就是要有趣——图画书中的幽默”。五个话题，打开了原创图画书艺术思考的方方面面的路径、方向和纬度，助推原创图画书理论建设。

那么，如何评价 2015 丰子恺图画书奖获奖作品的整体面貌，与上几届相比，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这几年来，华文图画书呈现出怎样的艺术追求和发展趋势？原创图画书要跻身世界一流图画书行列，要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如何突破？图画书这一新艺术形态已经成为少儿出版界、包括阅读界的新宠，短时间内得到广泛的普及和迅速的发展，那么，在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出版、阅读当中，有什么问题值得关注 and 需要解决的？

何为优秀图画书

去年11月为丰子恺先生诞辰纪念月，11月末，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典礼暨第五届华文图画书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委会主席方卫平，同时也是这所被誉为“儿童文学人才摇篮”高校的教授，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

据方卫平向读书报介绍，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共收到196件（套）符合资格的参赛作品，从出版社分布来看，来自中国内地的有65件、香港10件、台湾115件；马来西亚5件；新加坡1件。其中新加坡首次有作品参赛，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华文原创儿童图画书创作版图和书奖影响力不断拓展的趋势。

参与本届评审工作的五位初审评委和七位终审评委，分别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专业领域涵盖了儿童文学、儿童图书馆、图画书编辑、艺术（美术）史、外国文学、教学与阅读推广等。评委会成员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和地域组合，使评审过程能够得到专业上的互补与合作，也使表现各种题材、风格、观点和创意的参评作品，能够得到尽可能专业、公正、严谨、全面的关注、审视与讨论。

与以往相比，本届参评作品中粗制滥造、徒有其表的书籍显著减少。“我们认为，这既反映了华文儿童图画书业界整体创作、出版水平有所提升的现实，也显示了书奖所设定与追求的专业标准和美学理想，被华文儿童图画书业界所广泛理解、逐渐认知的趋向。”

从总体上看，获奖作品与其他入围作品，在题材、主题、类型及艺术风格的开拓、创造等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现：有些作品对生命、历史文化呈现和现实思考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牙齿、牙齿、扔屋顶》《小喜鹊和岩石山》《拐杖狗》《人之初》《北京游》《记事情》《上厕所》《老糖夫妇去旅行》；有些充满童趣和想象力，如《跑跑镇》《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迟到的理由》《我自己可以》；有些在图像呈现的艺术手法上富有特色，例如《功夫》《寻猫启事》；有些在文本的叙事和形式构成方面十分用心、富有创意，例如《恐龙快递》《红色在唱歌》《你喜欢诗吗？》等。

最终获奖的5件作品为《咯哒咯哒咯哒》，作、绘者林小杯；《棉婆婆睡不着》，作者廖小琴，绘者朱成梁；《牙齿、牙齿、扔屋顶》，作、绘者刘洵；《小喜鹊和岩石山》，作者刘清彦，绘者蔡兆伦；《拐杖狗》，作、绘者李如青。获奖图书以综合艺术取胜，不仅文字与图画品质俱佳，而且在题材与主题的发掘与呈现、情节的节奏与连贯性、图文配合等方面，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呈现了图画书丰富的创造力及趣味文化特色。

方卫平如此阐述评委会对优秀图画书的评价标准：“在考评一部作品质量的时候，大家更多考虑它的综合艺术成就，包括童年观，奇思妙想，精细程度、完美程度，趣味性、幽默感等等。有的作品可能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比如《只有一个人的学校》，对童年的关注、理解很是打动人，但表现形式弱了一些；《恐龙快递》在形式上做了很多探

索：《人之初》在题材领域的拓展，从一个精子的受孕开始谈生命的孕育，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但最后在综合的竞争中落了下风。”

总而言之，从2015年丰子恺获奖图画书来看，还是向着图画书艺术表现的深处，生命、文化的深处开掘。像《棉婆婆睡不着》不仅表现了一个温暖的亲情故事，它在图画书的表达当中也有很多画面的设计，包括方向的设计。《棉婆婆》一书的画面始终朝右，因为右边有棉婆婆牵挂的物事；棉婆婆半夜里把灯拿出去，挂在村头；老伴回来后，又把灯拿回来了，这种细节的交代，在文字里是没有的。《牙齿、牙齿、扔屋顶》，把童年的经历和时代的变迁结合在一起，是一部厚重的作品。

原创图画书的鲜明特色

从四届丰子恺图画书奖的获奖作品来看，原创图画书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其一，原创图画书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当代生活的深度表现，对社会变迁，对童年命运，对人际冷暖，表达了明显的关注。“从表达内容来说，西方图画书不一定有太多的社会的投影，而这是华文图画书的很鲜明的文化特征。”

其二，原创图画书在创作的奇思妙想方面，创意方面，个性方面，图像语言的个性化呈现方面，越来越展示出了自己的个性。“如果说，前几年，很多画家尤其年轻画家在模仿西方的绘画语言和风格，原创图画书对图画语言的表现特征还不够敏感的话，近几年，这个问题得到了关注。”

然而，在评论家、丰子恺图画书奖评委刘绪源的观察中，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出版中，“大干快上”的问题依然存在。“有一些出版社非常迅速的出几十本，甚至计划两年内争取出一百本。他们出的书我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是拿一个现成的文本，或者一篇散文，或者一篇小说，切割成二十几块，然后请画家配图。这样的图书，把画抽去，对文本一点影响也没有。”

刘绪源评论，这样的图画书就是造一个外形，其实还没有真正掌握图画书的规律，想快速成书，又非常迅速的投入，但离真正的图画书是有距离的。

当然，原创图画书也在变化，刘绪源举了画家周翔的例子。在第一届丰子恺图画书获奖作品中，周翔的《荷花镇的早市》以极富东方韵味的水彩画风，展示了荷花镇充满生活气息的早市。

“但我认为这样的作品主要还是基于成人的眼光进行创作。《荷花镇的早市》更像一幅长卷的年画；对于民俗，成人的兴趣比儿童的兴趣大得多。”但周翔去年拿出的作品《耗子大爷在家吗》，刘绪源认为是一个真正充满儿童想象的故事，“周翔可能已经是国内最为优秀的图画书作者之一了，但他还是不断努力在提升自己”。

如何创作理想的图画书

怎么才能创作出一本真正理想的图画书呢？

显然，在薄薄一本图画书当中，要讲一个完整、明了，同时悬念重重的故事是相当困难的，这需要作者在叙事方面的高超技巧；其次，图画书里的图画就像小说的语言一样，承担着叙事包括表意的功能，如何在图画书里去构思图画，需要画家高明的表现技巧，比如色彩、视角、线条等等；图画书之所以成为图画书，是因为它有两个叙事主角，一是文字，一是图画。在一本图画书当中，文字和图画这两个叙事主体如何各自拓展自身的艺术表现能力，其合作又是如何造成一种富于艺术性的文学结果的，不仅考验着图画书作家，还考验着编辑。

事实上，图画书的方向、图画书的翻页、图画书的线条、图画书的色彩、图画书的声音，都是图画书艺术表现手法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比如图画书中的线条，水平代表稳定感，垂直带来动的可能，而斜线是表达运动的。

在接受本报的专访中，“凯迪克金奖”和“格林威大奖”的获得者、图画书《我要找回我的帽子》《这不是我的帽子》的文图作者乔恩·克拉森透露了他在图画书中叙事的秘密。在他看来，创作图画书的故事，技巧非常重要。有了方式之后，情节就自然发生了。比如，《我要找回我的帽子》中使用的是对话形式，由此，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情节；获得凯迪克金奖的《这不是我的帽子》，采用的是独白的形式。由此，在克拉森看来，“对于叙事技巧而言，主要是做方式上的创新，视角上的创新”。

就图文的合作关系，克拉森的建议是，文字在讲述一种故事，图画也在讲故事，但真正的故事可能是在两者之间。“比如，图面上画的是一个男孩看到一个球；而文字写的是这个男孩看到了一些东西。孩子在读的时候就要想，孩子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会研究图画，就像研究一个秘密一样。”“文字不能多说，留下空间，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这是克拉森的强调。

克拉森的心得是：“如果图画书的作者非常爱他的创作，这种情感会融进书里，孩子们会认同这样的情感，感受这样的情感。这个回答虽然有一些笼统，但确实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深深牢记的。”

画家朱成梁的告诫是，图画书是要慢慢磨出来的。“果子没成熟就摘下来，不好吃。”朱成梁的《团圆》画了一两年时间，《棉婆婆睡不着》也是画了一年多。

原创图画书要过几关

在方卫平看来，原创图画书要向世界一流水准看齐，几个关键环节很重要：第一，创作者要懂图画书；第二，创作者要有创作优秀图画书的能力；第三，编辑、出版和推广的整个链条当中，各环节都应有助于优秀图画书的产生和推广。

“我们的创作者和编辑对图画书有一定的隔膜，真正懂图画书的创作者还是比较少。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推出一些很不成熟的作品。”这表现在，其一，很多作家一推就是多本图画书，这是我们创作出版的常态，但绝不是国外优秀创作者的创作基本状态；其二，并非有了文学名家的介入，图画书创作的质量就能得到保证，在图画书的创作中，图画的分量更重；其三就是，现下一些推荐的机制，评奖的机制，一些推出的图画书并非典范的优秀作品，业界的眼光和尺度标准有问题。

“一部看起来形式上精美的图画书，实际并没有摸到图画书的艺术痒处，有些图画书从根本上就没有尊重两个叙事主体的存在。”方卫平如是说。

显然，在推动图画书进一步良性发展的过程当中，理论、评论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现在，无论是概念性的、研究性的图画书著作，还是教学应用性、指导性的教材，都已经开始出现，然而，方卫平认为，在研究图画书的理论深度，图画书普及性研究如何更接地气、更实用等方面，国内理论界可做的工作还很多。

“比如加拿大儿童文学研究者佩里·诺得曼的《话图——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一书，对于图画书的艺术分析和文化读解，就已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包括日本，他们对图画书的色彩、线条、翻页、方向性等的研究，也是非常深的。”方卫平期待，理论界对图画书细部的技术分析有所突破。

关于图画书的评论，“第一，评论者的文化素养应该是深厚的；第二，评论者的评论伦理必须是纯粹的”。由此，才可更好地引领原创图画书的建设与发展。